

# 一滴水里的世界

## 张健君

文二 顾闻



张健君是个很容易让人亲近的人，闲聊几句后就能发现，他的身上并没有一般艺术家的张扬，反而多了一股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多年留美的西方经验则让他的绅士做派愈发明显，一举一动都让人感觉舒服自然。

与张健君的采访地点约在了他所执教的上海纽约大学，在提前一天的确认邮件中他详尽地写下了具体路线，并表示会在10点半时于学校门口接我们入校。我们因此刻意提早了十分钟到达，却没想到远远地就看到他已经等在那里，这个心照不宣的贴心举动，免不了让人心头一暖。

## 用“水”体现生命之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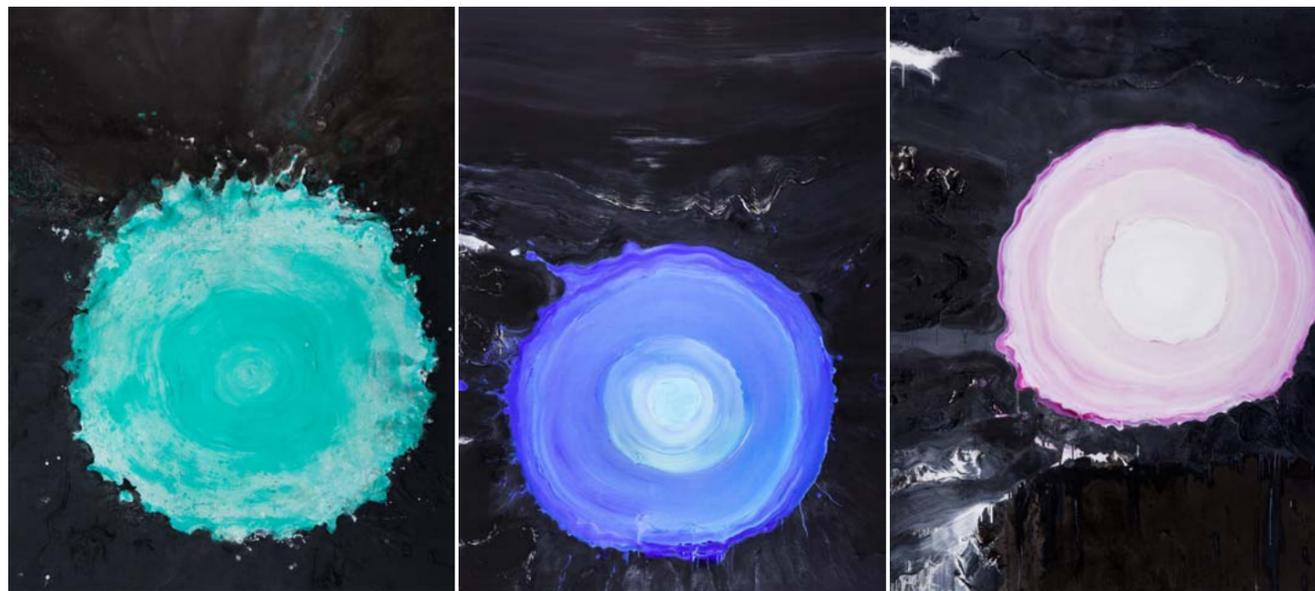
今年3月19日，张健君最新个展《真·水》在上海艺术门隆重开幕，作为

近30年来第一次在故乡上海举办新近作品的大型个展，他坦言此展意义非同小可。展览以“水”为主题，涵盖了20多件作品，除了回顾80、90年代的作品之外，还有他全新的创作，以及一些装置与行为艺术影像和照片等。“去年在余德耀美术馆，巫鸿策划的《天人之际II：上海星空》展览中，呈现了我1978-1988年间的抽象作品和部分‘水’系列作品，因此这次的展览就相当于是一个延续。”张健君介绍道。

多幅大型的《流水》系列展示在硕大的空间中，看似简单的黑白色彩却能从中感受到水的流动；《第一滴水》延续了《有》系列的圆形形状，张健君特写了一滴水稍纵即逝的绽放，并捕捉了各种水的流动形态，通过笔触将其一一再现。据介绍，《流水》系列新作同时运用了墨与油画颜料进行作画，呈现出水的动静状态，而东西方



目前正在艺术门展出的《流水》系列作品



《第一滴水》延续了《有》系列的圆形形状，但却赋予了更深层的含义

文化之间的对应、冲撞也在看似平缓的画面背后慢慢展现出来，流露出张健君多年来不同的生活经历。

当我问到在一幅作品中同时采用这两种不同的材料，是否希望通过它们传达出不同的意境时，张健君坦言：“对水的理解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人说‘水向东流’，而在美国，人们却习惯的认为‘水向南流’。这并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关键是看你所处的位置。”

其实这一做法并不是此次展览的尝鲜，追溯他的创作经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健君就已经形成了这种独特的创

作风格。“当时有很多艺术家都在画水乡，我也偶尔为之。但我在水乡感受到的那种江南空气中特有的湿度，以及烟雨朦胧的感觉是油画所无法细微表达出的，但水墨又无法展现出那些斑驳厚重的老墙。”于是他开始尝试着用两种不同的材料进行作画，最终创作出了《雨蒙蒙》系列，“我发现把它们放在一起并不突兀，反而会产生一种对话，让画面变成是一种感受性的表达，而不仅仅是对外表形象的描摹。”

除了新作之外，展览还同时呈现了张健君往期的系列作品。作为奠定了他在艺术上对观念追求的基础的《有》系列，每件作品皆以和谐微妙的方式取代了突兀的

转折，单色、圆形、由天然材料制成，仿佛是艺术家本人与宏观或宇宙之间就万物存在的交流；《池》系列在水墨草图上增加了混合媒材，并覆于其上另一层半透明的纸张，仿佛将物质的静止形态转向轻盈的节奏和动感；简单的构图在《水·火》系列中延续：以水和火烧作画，中国哲学的五行中的两个元素在张健君的画作中，与其说是相互矛盾，倒不如说是相辅相成……

整个展览围绕“水”为主题，探讨“水”的存在方式，及其在艺术中所表现的特性与含义。作为“理性绘画”的先锋之一，张健君将他具有哲学性的思考方式通过艺



上：《人类与他们的钟》1986年  
左下：《有》1988年  
右下：《足迹》1997年



80年代初张健君曾经历过一段“潦倒”的岁月，但这并没有压倒他追逐艺术的决心

术创作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

### “野兽张” 开始在“宣纸上画油画”

张健君对绘画的喜爱和天赋从小就展现了出来。5岁时他的彩色铅笔画就受到了幼儿园老师的表扬，这大大激励了他，闲暇时便开始在本子上或是家中的墙壁上画画。而真正关于绘画的训练则是在15岁那年，在中学遇到了美术老师李子瑾先生，“他以学习革命画的名义组织了课外美术学习小组，我们在课外美术班跟随他偷偷地学习西方古典素描以及俄罗斯巡回画派的绘画。”张健君回忆道，不过彼时正值“文革”时期，此类活动是被严禁的，所以美术学习只能在非常小心谨慎的情况下进行，即便是在高温天气，仍要紧闭门窗、挂上窗帘以防被察觉。“我们画几何体石膏素描，大卫眼部石膏像，静物写生等；在苏州河畔画了第一张室外水粉画写生……”这段刺激又快乐的经历形成了他对西方画最早期的印象。

然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人的理想未必就能如愿实现。中学毕业后的张健君被分配到海军修造船厂，开始没日没夜地在那里干活。不过即便是如此枯燥的生活，也并没有磨灭他对艺术的追求：他会经常请假回母校和老师同学一起画油画肖像，也会乘师傅病假或外出时，躲在船舱的角落画速写。

幸好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恢复高考之后，张健君顺利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的油画专业。也就是在大学期间，他接受了西方印象派绘画的影响，开始了解莫奈、塞尚等艺术大师，画风也逐渐明确地转向印象主义风格，还由于用色强烈，被同学们戏称为“野兽张”。

张健君告诉我们，他很珍惜重回校园

的机会，那段时间每天的生活都很规律：早起晨跑，上课，晚上去图书馆和教室，也会经常与同学进行交流。而他后来非常独特的一系列“宣纸上的油画”作品，也是在和同学偶尔的一次交谈中所萌发的创意。“有一天晚上我去国画专业同学的教室聊着彼此的作品，他建议我可以尝试画画国画。”于是当天晚上张健君从同学那里拿回了一些宣纸和中国画颜料，但却不知从何介入。“可能是因为是在上海长大，骨子里潜移默化比较西化，总是不愿意去接触中国传统的东西，觉得那很老套。加上中学时候参加课外美术小组的经历，让我更愿意去亲近西方的艺术。”张健君说道，因此这些材料也就一直摆放在他的工作室里。

直到1979年5、6月间，张健君先后去了永乐宫、龙门石窟，那些无与伦比的精美壁画给他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倒不是说壁画的技术，而是这种艺术的视角和方式，一下子就让我震惊了。那些画是二维平面的，随心所欲的将天上人间同构。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一直以来我的创作都是画那些所能看到的世界，是一种焦点透视的再现方式看世界。但那些壁画艺术完全不一样，它们是往人心里走的，而不仅仅是浮于表象。”

回到上海之后，张健君开始重新审视起自己的创作方式，此行强烈地引发了他对中国道家学说的兴趣，开始阅读了大量的老子、庄子的书籍，印度的“奥义书”以及王孝渔编著的“黄帝内经与中国哲学”，并与好友陈箴共同研究殷墟甲骨文艺术。

“这两段旅行经历提醒我回过头来重新看待中国的文化，开始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领域和在艺术上表现的可能性。”也就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转变，在同年前往

敦煌前，张健君做了一番准备，他将油画的底子做在了宣纸上，开始了融合的尝试。这些作品或可称之为“敦煌壁画印象”，因为，一方面，它们模仿了敦煌壁画的图像和“着色”方法；另一方面，它们又表达了艺术家自己对这些古代宗教绘画的感受和理解。

### 你可以是王子 也可以是乞丐

如果说在学校的生活重新开启了张健君追逐艺术的可能性，那么在80年代初期，他的生活又重新跌回了黑暗，甚至比之前还要潦倒。著名文艺批评家同时又是张健君好友的吴亮在八十年代就曾以感性的文笔记录了下来那段岁月：

“健君当时的生活状况真是糟透了，完全可以用‘潦倒’来形容——他把菲薄的薪金都用在购买昂贵的画布和颜料上，几乎是倾其所有。他当时还曾在一所什么艺校客串教授绘画的基础技法，赚几个钱来缓解窘境。他每逢月底就捉襟见肘，常常不得不用一杯开水加馒头来捱过午餐的

时间，等待着下一个发薪日。”

现在再回想起那段日子，张健君已经可以用玩笑般的轻松口吻来调侃了：“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就能发现1985年之后我的画框画布质量都比之前要好了，80年代初的时候我的不少画布都是自己用缝纫机拼接做出来的。”但即便如此，他也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段时间，他陆续创作了类似篆刻甲骨文的题为《有太阳，月亮和殷墟人》的油画，尝试将篆刻的因素融入油画；《树荫下的少女》《童年的回忆》以及类似书法特性的黑白抽象绘画《悲怆》等作品……这些变化多端的画作，令人眼花缭乱，没人能够说他究竟在干什么，他持续摸索并寻找着自己的创作风格。

1982年，这个答案逐渐变得明朗起来。张健君创作完成了综合性材料抽象绘画《永恒的对话》，为表明永固的概念，他大胆的在画布上使用了细砂石、大理石碎片和鹅卵石等。经过一番审慎的安排和调度，在一种似乎漫不经意的组合中，画



《有》1985年



欣赏张健君的作品，就好像在看一部流动的电影，它并非简单的图案，那一个个圆形、一条条流线都仿佛在诉说着什么。看似平静的画面之下暗流涌动 .....

面开始呈现出深邃和恒久的坚固感与耐磨感。随后《时间·空间》《聚·散》《作品 No. 44》和《热能——来自人类和宇宙内部的信息》等一一诞生，带着这些作品，他于次年参与了“1983 年阶段绘画实验展”。

然而这场展览并没有奠定张健君的艺术家人身份，相反为他带来了麻烦。由于这些作品并不符合当时的审美，又正巧碰上“反精神污染”运动，他被上海市委宣传部、文化局点名批评，理由是“受了严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彼时的张健君已经被分配至上海美术馆工作，在他拒绝做自我检查之后，被罚至美术馆后门做看门人，随后又被调遣至木工间修画框……但这些都没有压倒张健君，他苦中作乐地利用了这段时间看书、学习英语，并称自那以后自己的作品画框都钉得特别好。“我觉得一个人可以做王子，也可以做乞丐。这都是人生的不同阶段，坦然面对就可以了，不用抱怨的。”张健君如是说。想来也正是因为如此良好的心态，才造就了他日后的成功。

他生活和艺术创作真正的转机发生在1984 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的作品《永恒的对话》被美国洛杉矶威斯曼基金会董事长威斯曼先生一眼看中，以 1 万美元的价格将之欣然收购，创造了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天价纪录——1984 年的几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好几个万元户啦！自那以后，他的经济状况有所缓解，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艺术创作上大展拳脚。1987 年 10 月下旬，张健君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他的首场个人展览《自然》在上海美术馆举办。

也许对于艺术家来说，不同的人生经历会带来别样的创作源泉。在那段起伏的时期，张健君完成了另一件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作品《人类与他们的钟》，并荣获

《首届上海青年艺术家作品大展》一等奖。（1986 年）此外他继续执着于《有》系列的创作，将空间关系绘涂在二维的平面中，仅用黑与白达到最大的单纯和最无所不包的丰富。也正是凭借着这一系列的作品，1987 年，张健君获得了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亚洲文化协会的邀请，作为访问学者赴美，继续艺术的研究和创作。

## 一双西化黑眼睛里的“再东方”

在美国的日子，对张健君来说丰富又新鲜。“当时我一个人住在中央公园附近四室一厅的豪宅，一个礼拜看两场音乐剧，逛美术馆，参观艺术家的工作室，继续自己的创作。”他还提到，在到达纽约的第二天，他就去了 MoMA 看展，在欣赏了原作之后才发现自己以前模仿的那些野兽派、印象派的作品，在颜色上都太过夸张张激烈了：“当时在国内看到的是印刷品，颜色往往都非常夸张甚至粗暴，但原作的用色都很雅致，有修养，给人一种很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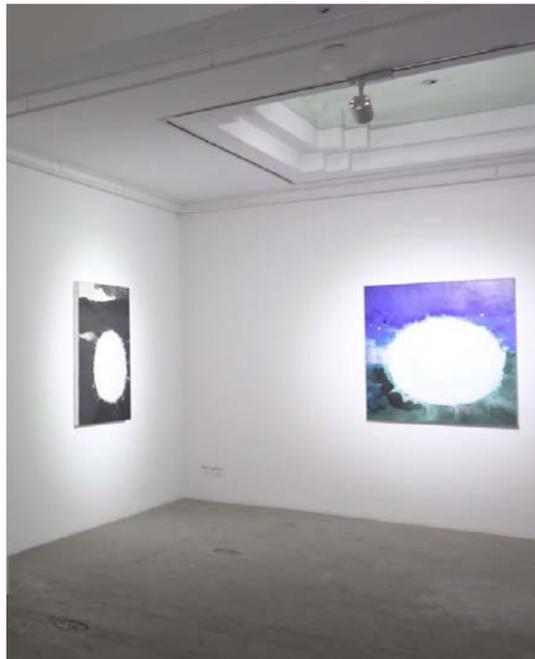
的视觉感受。”

而不同的文化冲击也给张健君的创作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他将大量的时间泡在了博物馆中，接受不同文化的熏陶，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寻找中国文化的本源。“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好比是‘远看成山’，在国内的时候会观察到很多细节，但在保持一段距离，特别是在与其他文化进行对比之后，就能发现整个状态，才能更好地关注中国文化中精神层面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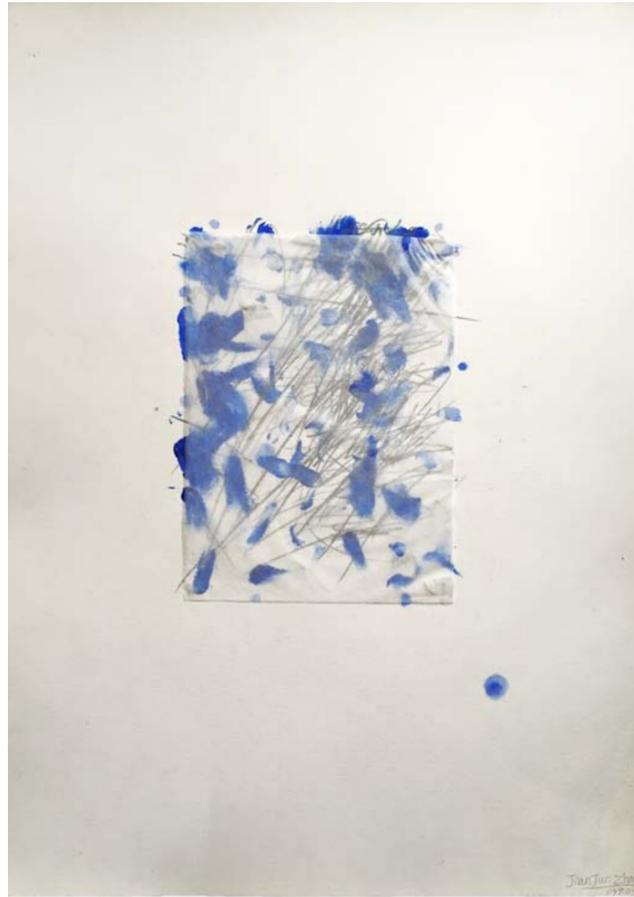
1989 年，张健君正式在美国定居。生活和创作的重心也转移至西方，他继续创作着《有》系列，并随着该系列的体积感逐渐扩大，最后离开画面框架转向雕塑装置。此外，他还开始了《池》系列作品的创作，这一系列以纸本为主，介入了一些综合材料，开始关注“水”。他告诉我们，在美国的第一件水墨装置“水”，就是由水墨、纸、水、木炭、玻璃缸，以及书法大篆组成。



张健君带领纽约大学的学生们参观并讲解他的最新展览



艺术门画廊的展览现场



张健君在 90 年代所做的《池》系列

从那之后，张健君的作品开始与水墨联系在一起。不过，作为油画系出身的他为何会对“墨”如此青睐有加，也不禁引发了我的好奇。“对墨的感觉源于身体的记忆。”张健君回忆道，“5 岁的时候，我开始跟随父亲学习书法。我记得他为我买的第一本帖是欧阳询的‘九成宫’影印拓本。”那个时期的经历在潜意识中形成了张健君对墨的记忆，为父亲研墨时的墨香味，也一直留在了他的脑海中。长大之后，这股独特的味觉重新唤起了其骨子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进而延续到他的创作中来。

其实除了艺术家之外，张健君的另一个身份——纽约大学教授，也引发了我们的关注和好奇。“我从 1997 年开始在美

国纽约大学教学，当时西方人都说我很厉害。”张健君自豪地说道：“因为我当时教授的是西方当代艺术，这种感觉就好比是一个老外来中国教水墨。”据他介绍，纽约大学的教学理念就是鼓励学生进行不同的尝试。“我们会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特性，建议他们去学习不同的课程，比如让雕塑系的学生选修版画，让油画系的尝试雕塑……这样可以让学生找到自己真正擅长和感兴趣的创作方式。”张健君坦言自己很欣赏这样的教学方式，他会告诉学生，艺术的门类只是材料不同而已，作为艺术家，独特的观点、视角和方式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艺术的本质。”

2012 年，纽约大学在上海开设了分校，总部将张健君派回了国内，希望他能



《吟石戏水》2013年

用自身跨文化的经验来启发和指导学生。如今他和太太 Barbara Edelstein 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留在了国内，除了各自的创作外也同时进行授课。谈起在课堂上是否会产生冲撞，张健君说：“我们希望传达给学生的就是一种跨文化的可能性。我经常和学生们说，我和 Barbara 可能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但没关系，你们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在一起互相交流，沟通。作为老师，我们所能提供的是更多的经验和方式，但却并不是唯一的。”在他们的课堂上，一直都有着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但最后该怎么融合就要看学生自己了，我不希望学生毕业之后的创作像我的作品。”张健君如是说道。他始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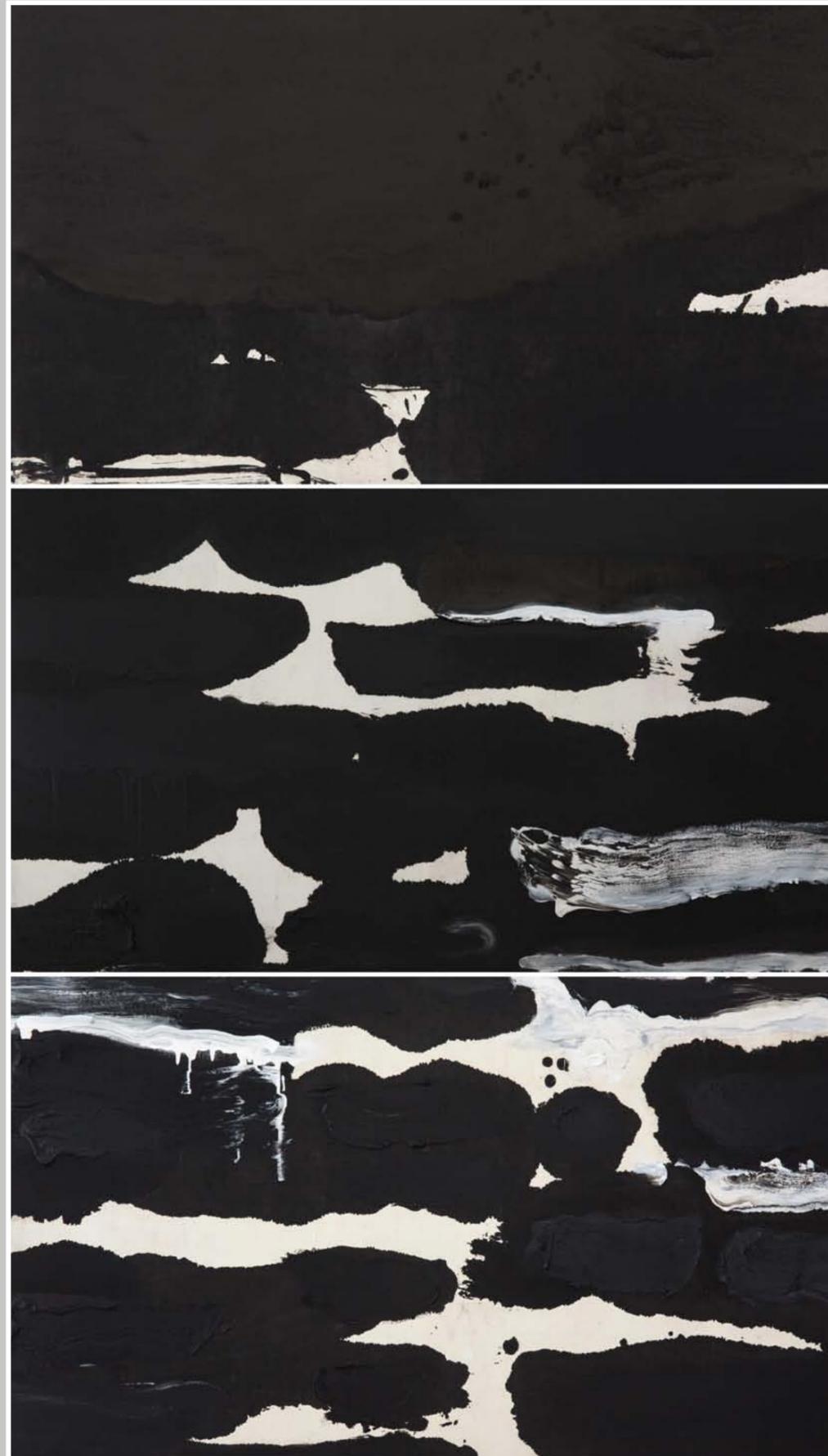


《第一滴水》2016年

坚信不应该只传授给学生技巧，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创造型的思维方式。

# 因

为来到中国的缘故，他还特意开设了水墨课程。现在他和 Barbara 正在启发学生如何将他们自己的专业与水墨联系在一起进行创作。“我希望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种生命的张力，而非简单的模仿。就好比我会关注中国传统的东西，但却并不是在表象的模仿，而是学习那种精神，境界和思维方式，从而嫁接到我的当代艺术的语境中去，变成我自己的东西。我希望学生们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找到属于他们的独特的创作语言。”



## 流动在『出』与『入』 之间的创作生涯

文二 顾问

欣赏张健君的作品，就好像在看一部流动的电影，它并非是简单的图案，那一个个圆形、一条条流线都仿佛在诉说着什么。看似平静的画面之下暗流涌动，他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融入其中，将生命的本质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他把自己的创作主题概括为“出世”与“入世”两个方面，但探讨的却始终是从无至有，再至无”的过程。不过厉害之处在于，在他的描绘下，“消失”似乎也变得不再伤感，而成为了一件人们无法避免，继而能够坦然面对的平常事。

## ● 出世篇 ——抛开杂念，与自我对话

健谈的张健君拥有爽朗自在的性格，据说这个上海男人在状态好的时候，白酒能喝上一斤半。这样的人理应如火一般热情的吧，但事实上当他回归自我时，整个心绪和状态

都似静水那样的沉静。

自1983年开始创作《有》系列至今，张健君已经累积了相当一部分作品。吴亮当年在看过他的所有作品之后，依然对这个系列评价最高，他曾在评论文中写道：“《有》中的图形完全是独属健君，非健君莫属的。凝重而浑然一气的圆与弧从来没有离开过《有》的任何一幅画面。他持续地重复着圆与弧，时而明确时而朦胧地传达出关于时空、动静、聚散，关于形成、瓦解以及再生的宇宙景观，而他本人则在其中畅然地呼吸游走。”

这个系列仿佛是张健君与自我的对话，整个画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绘画概念，而是艺术家集合起所拥有的造型手段，竭力所表现出一种无处不在的“纯有”。“80年代初刚开始创作这个系列时，我受老庄、禅宗的影响比较多，开始追寻一种本源，因此画面回到了极简，只通过单纯的圆和弧线，来

表达时间、运动、阴阳平衡，或是存在，有。”张健君说道。

提及为什么会如此执着于这个系列，张健君半开玩笑地说：“可能因为我就是一个固执的人吧。”诚然，艺术家有时需要的可能也就是这份偏执的韧劲，才能听到内心深处的声音。“就像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你不能说为什么一直都在重复24小时，事实上它的过程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创作中我也是在寻找这种感觉，每天都会有微妙不同的心境。”

张健君创作生涯中的另一个重要且持续的项目是《人类与他们的钟》。以浩瀚的天空和荒原为背景，在画面的最前沿画了五个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年龄、不同姿势的人。这些人彼此无关地出现于一处，完全孤立无援，仅仅面对最令人困扰的时间本身。他们似乎陷落在一个永恒的不能走尽的隧洞里，遥望群星的闪灭，并认识到自己生存的须臾。在他们身后，靠近地平线处突兀地耸立着一个巨大的白色球菇状物体，上面有着若干个罗马数字的时间标记，正森冷地注视着这群人。

他希望以此描绘出人类千万年来对未知所表现出的相同的迷茫与惶恐。该系列作品的雏形与《有》在同一时期诞生，在采访中，他也澄清了人们一直以来对这幅作品的误解：“这幅画虽然看上去有具象的成分，但实际上还是一件抽象作品，因为人物所受光源是不同的，画面中的人物其实并不在同一个地平线上，他们身处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人类与他们的钟”系列作品他开始创作于1986年，2005年这个系列作品的第三幅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之后的第四幅又直接的重画在了第三幅之上。如今他正在筹备第五幅这个系列的作品。他称这将会成为一个持久的项目，每隔5-8年就绘制一幅，

每次都会有所不同，画面中的一些人物会被另外的人物替换，但姿势、状态仍是一样的。“这个系列的作品始终都在变换中，通过我个人生命的流动过程，最终呈现出一种永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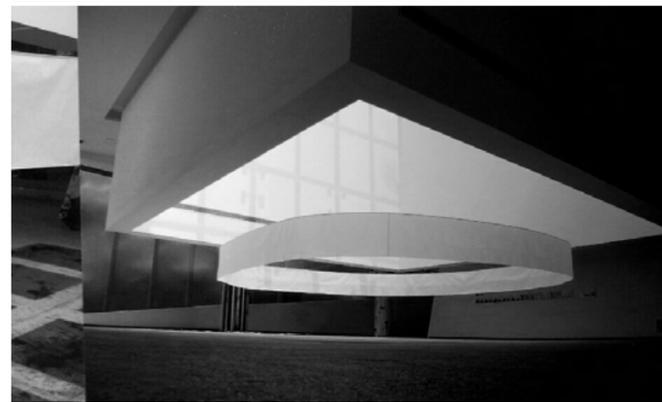
## ● 入世篇 ——关注人类本源 感受时间的瞬间和流逝

作为艺术家，张健君对待时间，有着比常人更敏锐的感知。他的许多系列作品都在表达这个虚无又无处不在的物质。2005年的影像装置与行为作品《过程的瞬间：流水》就综合了其艺术实践的多个方面，集中表现了他的创作思想和感知。

在这场行为艺术中，他事先制作了一个关于水的形象的视频，集合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经典艺术画面，包括梵高、葛饰北斋、马远等的作品，投放在白墙上；而在裱有白色宣纸的另一堵墙上，他以水为墨，根据视频的顺序，将每隔15秒出现的不同水纹按照特性一一描绘出来，由于宣纸的背后有一层用墨涂过的墙体，因此笔触所到之处皆会留下似墨色的痕迹。

画完之后，张健君转身和在场的观众宣布：“这件作品现在真正的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水慢慢蒸发，水纹开始逐渐消失，但最终的图像会如何演变，连艺术家自己都不说清楚，全部交由作品本身所处的环境来决定。在这个过程中，张健君抽离之外，留给观众和他自己一份期待，不仅赋予了作品生命力以及不确定性，更从中揭示了时间的真谛。

这件作品在上海美术馆展出。张健君还补充了一个小插曲，当时观众群中有位女士在他完成了行为过程之后深表惋惜，称原本打算收藏这件作品的。“我当时给了她一个



2012年张健君在深圳美术馆内所做的行为艺术作品《拓空气》

相当哲学的回答：“一滴水滴到河里，水滴消失了，但那条河还在”，呵呵。”他笑称自己当时说完就扬长而去，自我调侃似乎很有哲学家的风范。但玩笑归玩笑，张健君一直都在企图寻找那种最单纯最本源的状态，并将曾经学习的道家、禅宗思想嫁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转化为艺术的语言分享给更多的人。

除了年轻时的文化影响之外，长期生活

在美国的经历也给张健君的艺术创作带来了全新的语境，让他的艺术形式变得更加丰富。纽约是个多元化的国际城市，在这里能够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也更容易接触一些国际话题，这不禁引发了他对于整个人类的思考，于是一些有意思的艺术项目在这里诞生了。1995年，他应邀参加在日本广岛举办的“和平 地球 复原，广岛核爆纪念50周年国际展”，寻找了世界上186个国家的不同公民分别在纸片上绘制和平鸽，再贴上他们



张健君在1985年创作的《有》系列作品之一



张健君的创作时常会通过“水”来探讨时间、生命的问题

的国籍以及各自的姓名、职业。最终通过传真机与接收机在美国纽约与日本广岛同步完成。

2002年的时候，他着手创作了《人类篇》综合媒介观念作品，寻找了几十位普通人，并准备了七个问题，类似于“你最早的记忆是什么？”“你最快乐与最悲哀的记忆是什么？”……以及“你想对一百年后的人类说什么？”张健君告诉我们，他的制作方式是进行现场录音，照片拍摄，并准备了本子让受访者将回答记录下来。随后悬挂在展览现场，并选用特殊的无碳材料将照片打印出来，继而用画笔在照片上经行描绘。随着时间的推移，照片本身的影像会慢慢消失，只留下模糊的绘画轮廓。“一百年后，当那时的人们看到这些过去的人们的模糊身影以及他们的论述，谈论着过去并问询寄语将来的人们，谈论将来的人们所处的时代，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通过一件现时的作品将过去

和未来联系在一起。”张健君感慨地说道。

**而** 在制作这件作品的过程中，他也发现尽管人们的种族、职业不同，但很多本源的想法还是一致的。比如由于2000年刚刚发生过海湾战争，因此当时很多人在回答中都提到了“和平”，提到了“人类不要再相互残杀了”；当然还有更多人提到了“爱”。“有时候单个的回答也许并不觉得什么，但当很多个答案放在一起时，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社会的反应，在某些基本问题上，人类的感知大抵都是相似的。”

张健君笑称自己的创作始终游离于这两者之间，时而回归自我，时而又介入社会，就像是一种循环，好像全凭心境而来。我想这应该也和他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形式和创作状态，对我来说就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如同呼吸。”

在他的作品中，你能够轻而易举地看到不同的经历所带给他的影响，他称自己不愿意去追求时尚，而更喜欢情感自在的流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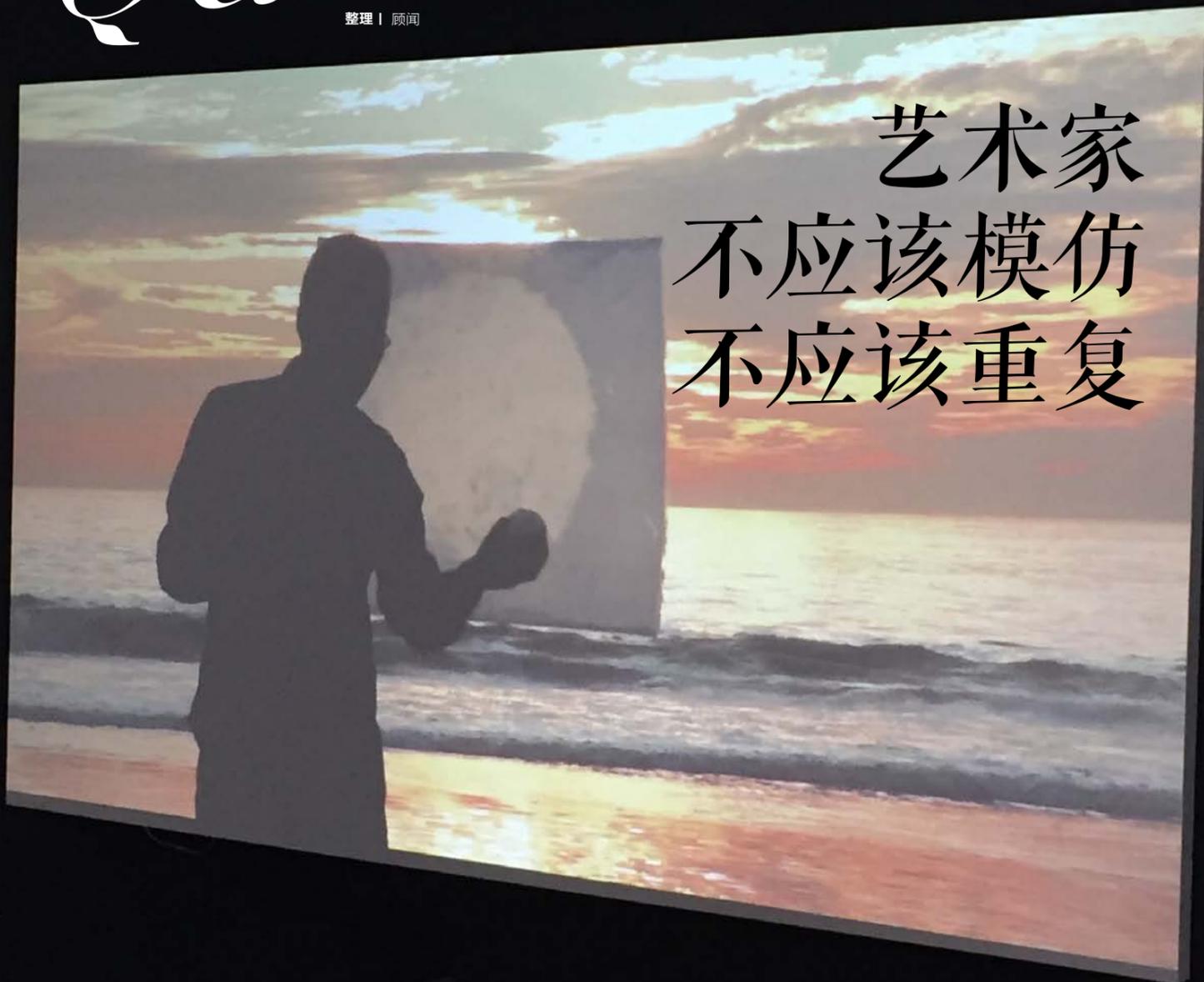
虽然近两年来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了国内，但如今上海带给他的却又是不同于20年前的全新的感觉。在采访的末尾，张健君直言很喜欢现在的状态，尽管因为教学的关系，他不得不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但思想却始终在流动着，对未来也依旧怀揣一份期待和好奇。“不一定会定居在美国或是中国，可能会全世界地到处跑，感受不同的文化，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些对艺术家的创作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

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下一站会去哪里，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清楚。但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捕捉到他的行踪，窥探他对生活思考的近况。这，又何尝不是一个心照不宣的浪漫约定呢？

# Q&A

整理 | 顾闻

## 艺术家 不应该模仿 不应该重复



在位于陆家嘴的上海纽约大学明亮宽敞的咖啡厅内，我们的访谈正式开始。没有一般采访的拘谨，张健君随性自然的性格令这场对话变得生动有趣。而他的生活轨迹，以及原先只能从作品中分析，或想象的关于他多年来的创作脉络，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 “水，能让我平静下来”

**《财富堂》：**您做的关于水墨的装置作品和行为艺术，是否是受到了美国多元化艺术形式的影响？

**张健君：**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我做的装置方式和西方人做的并不一样，这种综合性的艺术的语言是我所独有的，是由我生活的各种经历和状态汇聚在一起才渐渐形成的。我的艺术一直在避免与时尚产生联系，而能够更多地表达自我真实的感受。尽管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当代艺术没有原创了，但我依旧坚持艺术家不应该去模仿他人，更不能简单的重复自己。

**《财富堂》：**您的作品很多都和“水”

有关，平时在生活中会一直关注水的动态吗？

**张健君：**会观察，但不会学术性地去研究。平时去世界各地交流的时候，碰到有水的地方我就会忍不住多看两眼，因为水能让我平静下来。

**《财富堂》：**艺术家眼中的水，和普通人看到之后，是否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张健君：**我平时会关注水的不同形态。你有没有发现，平时我们看到的水中的倒影，有时是一个完整的物体形象，有时候却又变成了一些弯曲的线条，这都是因为水流动时的波纹所引起的。所以我在创作时也会注意这样的细节，我会用几个画框几大块色域组

合在一起，把画中的线条即连接又分开，在视觉上营造一种运动感，让观众可以时而感觉是一条具象的河流倒影，时而又觉得是一些抽象的运动着的线条。使观众能从中体会到抽象和具象之间的意境。

**《财富堂》：**您在2012年的时候在阳澄湖畔当代艺墅——悠然雅居内举行过个展，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形式的艺术展览的？

**张健君：**那也是基本以“水”为主题的展览，展出了数十件作品。除了我在80年代创作的“雨濛濛”之外，还特别画了一幅《重返水乡》。我觉得艺术可以在不同的环境形式下进行展出。那次的展览地点周边都是湖水河流，在这种环境下呈现与水有关的作品，

会有很强的呼应性，让观众在欣赏时也能感同身受，从而更好地感受作品。

## “我从不介意别人的看法，做艺术就应该是纯粹的”

**《财富堂》：**您当时在大学时，会看很多关于老庄思想的书籍，很多和您年纪相仿的当代艺术家也曾提到自己年轻时看这些书，但这类书籍说到底还是很枯燥的，你们当时怎么会读得进去？

**张健君：**可能和那个年代有关系。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我们这一代人的求知欲很旺盛，如饥似渴地想要吸收中国古代和西方的知识。而且也没有外界的诱惑，所以更容易

静下心来阅读。其实那个时代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有人说“85运动”只是花费十年时间重复了西方一百年的艺术历程，但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的一概而论，这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过程，让人可以从西方和东方的不同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及文化的进程，随后再结合每个人不同的经历，创造出自己的作品。

**《财富堂》：**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很难剔除掉外界的诱惑，静下心来阅读了，您这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健君：**我觉得这是一把双刃剑。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满了各种诱惑，但同时也有很丰富的资源，关键是看年轻人自己如何去辨识。有些年轻人表示很羡慕我当

时所处的那个时代，我告诉他们并不是这样的，现在也是一个大时代，只不过人们很容易“当局者迷”，所以要善于找到当今时代的特征来用以自己的创作，一样可以有所收获。

**《财富堂》：**您提过会每隔5-8年画一幅《人类与他们的钟》的变体，这个“变”具体表现在哪里？

**张健君：**在这个系列作品中我想展示的是那种人类仰望星空、凝视无法逾越的不可知的状态，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宿命，一万年前的我们如此，我们今天如此，以后的人们也当如此。这个系列的第1、2幅是在1986年，1987年完成的。出国之后这个计划暂时被搁置了，2005年的时候我画了



第3幅，之后第4幅直接画在了第3幅上，目前在准备第5幅的创作。这些在画面中的人物在不同的序列中会被替换掉，有时全部有时换了其中的几位。不同的人种在不同的时间中呈现在同一的状态中。我的作品基本都是在关注流动、过程、变迁，但这个系列是例外，是以一个流动着的过程来展现永恒。最终这个系列其实我现在自己也不知道会有几幅，要看我个人的生命长度吧，这和我在2002年创作的另一个综合艺术项目《人类篇》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财富堂》：您的作品多年来都贯穿了“黑色”的基调，是对这个颜色有特殊的喜欢吗？**

**张健君：**黑色经久不衰，一直都是经典，这在纽约时装秀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黑白的色彩观更多的是一种对精神境界的提炼，而不是描摹对应的自然界，其中蕴涵着一种精神层面的寓意。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对我来说，黑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二极令我着迷，温润内敛的水墨黑色，张扬厚重的油彩黑色，所以这更引发了我长久以来对这个颜色的偏爱。

**“艺术家应该多走出国门去待一待”**

**《财富堂》：东西方艺术爱好者对您的作品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吗？**

**张健君：**90年代初期，我在纽约开始创作水墨装置作品时，纽约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称在我的作品中看到很强烈的中国文化的根源；但同时也有一位知名画廊的朋友建议我应该不要过多地去涉及“水墨”这个西方不太能理解的材质。而关于国内反馈的方面，由于我离开了很久，所以也并没有太多机会了解到。但事实是，我并不太会介意别人的看法。我当时从绘画转到装置艺术时，也有一些美国的藏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我说：“你的装置都那么大型，我不能去盖间屋子来收藏呀。”但是我并不会因为市场的反应而改变我创作的初衷，我当时就把身边所有的钱都扔进了装置作品的制作中。我的理念是：如果你要做，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要很纯粹。艺术本来不就该是这样的吗？

**《财富堂》：您和太太 Barbara 有共同合作的作品吗？平时会因为创作而**

**争论吗？**

**张健君：**我们直接的合作的作品并不多。1993年的时候在纽约苏格拉底雕塑公园合作过一件金属太湖石以及流水的雕塑/装置作品，2004年在韩国光州双年展上也合作过一次。但平时在生活中我们会相互交流，对彼此的作品也很熟悉，偶尔也会有不同看法的争论。比如她在作品中比较倾向于自然线性的线条，而我则倾向使用承载文化特性的观念性线条。我觉得这样的差异很正常，每个个体都应该有一种相互欣赏性和包容性。

**《财富堂》：您觉得中美两地的生活，带给您最大的益处是什么？**

**张健君：**我很庆幸自己当时出国了。因为对于艺术家来说，创作是一生的事，宽阔的视野不同的视角和经历会给你的创作注入新的源泉。所以我经常提醒其他艺术家，如果有机会出国的话不要只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而应该生活一段时间，这样才能了解当地的生活方式和艺术形态。艺术和生活是分不开的。当然，了解他人了解不同的文化也会发现更独特的自己，我如今创作出这些作品是和我这么多年来经历密不可分的。 **FA.**